

女儿,爸爸要救你

汪浙成



11.消息还是不胫而走

我连忙表示,对这些日子以来阳泉市公安局,特别是任政委本人,为寻找幸福巷、营救我女儿生命所做的种种努力和付出,表示深深感激;对他们不辞辛苦地为老百姓排忧解难的高尚品质,表示由衷的敬意!晚上,妹妹也来电话告诉了目前寻找的结果。她说这段日子自己与公安民警、媒体记者和当地居民一起寻找幸福巷的过程中,受到深深的震撼和感动。她已代表我和病中的汪泉,向这些有关单位、媒体以及好心市民,都一一表示了衷心的感谢和敬佩!

阿凤和楠楠离开阳泉后,任政委还一次次来电话表示:“你妹妹她们虽然已经走了,但我们为汪泉寻找亲人的工作不会停止,一定要继续下去。一有消息,会马上同你联系,我们阳泉市公安战士衷心祝愿汪泉早日战胜病魔!”

阳泉寻亲无果而终,意味着同基因或者血缘关系的异基因移植,此路已经不通了。留给汪泉的,只有非血缘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,此外别无选择。可此前周主任说过,非血缘异基因移植,排异反应大,成功概率低,这无疑给汪泉难治性白血病的治疗,又增添了一份不确定因素。

汪泉患病的事,除了她单位和我单位时任党组书记的黄亚洲外,当时我并没有告诉自己的亲亲和同事。这是由于女儿得这种毛病,对自己冲击过于猛烈,很长一段时间心态调整不过来,害怕谈到这个沉重的话题,不论对自己,还是对别人;其次,考虑到在一般人心目中,白血病对一个家庭来说,意味着一场深重的灾难,轻则倾家荡产,重则人财两空,去向亲友诉说,多少总有点告贷的味道。我尽可能不给身边亲友添麻烦。然而消息还是不胫而走。一些好友得悉后,主动来电话安慰,介绍求医经验。天津女作家谷应,是汪泉妈妈生前的闺中密友,两人小学中学一直是同班同学,交往之密胜于姐妹。小钰病故后,谷应对汪泉和我在生活上多有帮助。这次,她获知小泉身罹

重病,急得冒着酷暑,多次去天津血研所为我们咨询专家,还打电话给远在成都的高中同班同学、华西肿瘤医院院长席宁教授讨教。席宁很重昔日同窗情谊,立马打电话给我,详细询问了汪泉病情。当得知我们通过在京亲戚正在与道培医院联系咨询时,他支了一着高招,使我们在求医问药路上有了“柳暗花明”。

席宁在电话上建议我直接给道培医院移植科主任吴彤教授打电话,说通过亲戚辗转传递资料,不容易说清楚。

我说:“这恐怕太冒失了吧?”“怎么了?”“我不认识吴彤教授呀!也不知道她的电话号码。”“可我认识呀!”席宁在电话那头大声说,“我们与她先生曾经有过合作项目。这样吧,我先同她联系一下,然后你再给她电话。最好你带上汪泉资料亲自去趟北京,当面听听她的意见。她是国内这方面的行家,是陆道培院士的学术继承人,在白血病治疗上很有经验。”

真是久旱逢甘霖,让我感激不尽。“感激什么?”席宁真诚地说,“接到谷应电话,我和我太太都很着急。可惜我不是搞这方面的治疗,只能为你和汪泉做点铺路架桥的事!”这条路铺得及时!经过一夜犹豫,第二天我终于鼓起勇气,找到周主任。她刚查完病房,正坐在办公桌前翻阅有关的医疗记录,见我进来,以为是在汪泉亲戚中找到了供者。“还没有呢!”我说,“另外,我想问问汪泉基因变异和染色体分型报告的情况。”

周主任说:“汪泉基因变异化验为阴性,染色体分型报告还没有出来。”说完低头去想继续查看记录,发现我仍站着没走,问:“正有什么事吗?”于是我鼓起勇气,打着陆院士旗号,结结巴巴地向她转述了吴彤主任的两点看法。周主任直起腰来,在办公椅上端正身子,问了一句:“你们是不是想转院?”我立刻有点气馁了,支吾着说:“还、还没最后拿定主意。”“转院是不行的!”周主任一下子把转院的门给关死了。气氛有点僵持。我不好再说什么了。

缄默了一会儿,她终于又开腔说:“如果你们想请外面专家来会诊,请陆道培院士也好,请吴彤主任也好,还是请天津血研所的,我们都会很好配合。至于下一步要不要继续化疗,关键是看这个礼拜出来的骨髓报告。”

40.噩耗最先传到河滨大厦

娇鹏急忙说:“你脚馒头肿成这样,怎么能这样?快起来!求求你了!”任凭妻子怎样拉他,就是不起身。膝盖跪破了,脓水血水从裤腿里渗出来,这些他都不顾,只抱紧了妻子膝头说:“家怨娘!我有几桩事求你。”娇鹏说:“你快讲,你快讲。”祖堃说:“再苦再苦,就是讨饭,也要把儿女拖大。你再难再难,也要让他们读书——我这辈子吃亏就吃在读书少啊。否则,不会喊我烧大炉。我的病,跟劳动强度大,抵抗力差也有关系。你千万要叫他们好好读书,好好做人,今后只有靠他们自己去拼前途了!”娇鹏桩桩都答应了。祖堃咳嗽甫停,又说:“家怨娘!你太苦了!四个小人拖不动。你还年轻,日子还长,不如再找一个,你答不答应?”娇鹏问:“你为什么还要这样逼我?这太难了!”祖堃说:“你要有中意的人……”娇鹏截然说:“这辈子不会有有了。”祖堃说:“我独怕你这样想,守什么?太苦太苦了,也犯不着。你答应我!不答应我不起来。”娇鹏只得应了声。祖堃仍执意不肯:“家怨娘!你哪里晓得,我还欠了一身债啊!想不到我没有什么留给你,只给你留下一屁股债!你没工作,哪能办?你好不还尽量不还,拖一拖,等将来小人长大了再说。”末了,祖堃又给妻子磕头说着“托你了”。话未说完,两人都已泣不成声。

祖堃又昏过去了。娇鹏守着他,心里默念着:“怎么办?怎么办?”闹静之中,只听海关大钟准点报时声和小火轮引擎声响了又响。娇鹏守着等着他苏醒。这天夜里,祖堃突然又醒来了。娇鹏赶紧把耳朵贴近听了好久,才听见发出“ni……ni……”声。丈夫想说什么?凡是“ni”音开头的人名地名都问他过了,他都摇头。娇鹏想不出跟“ni”有关的人和事,沮丧至极不经意抬起头,只见桥灯灼灼。娇鹏蓦然想起,过去祖堃身体好的时候他们夫妇一起出去看绍班,总是祖堃帮他们照看,曾约好了与祖堃去看霓虹灯,总想去总也没去成。祖堃不会说这件事?娇鹏忙问:“霓虹灯,是不是?”祖堃眉结舒展了。娇鹏说:“你想同祖堃一起到大马路看霓虹灯,对不对?”祖堃眼睛里蓦地跃现一丝柔情,嘴里吐出一个字:“霓……”

娇鹏说:“等你好了……”突然,祖堃整张脸变得呆滞木然灰暗。娇鹏大声叫喊:“你听见了么?听到了,你快点一点头呀!……为什么要把我抛下我呀!”

娇鹏拼命摇撼他,亲他面孔,直到护士护工把她拖开。祖堃脸上已蒙了白布。猛然间,她冲过去揭白布,但被无数只手拿住了。娇鹏

上海霓虹

徐策



身边没有别的亲人,只有同病房的人来劝她。有时护士要她在纸头上签一签字,她来了就签。又有一张纸头要她签,娇鹏随手就写,一抬头,竟是崇信药厂的龚科长。娇鹏虽然脑子一片空白,但还是把刚刚写下的字涂掉了。龚科长立刻跳脚翻脸,破口大骂:“你要我!要想一想这事的后果!我老实实在同你讲,你们一家疏散的事组织上定了,赖也没用!疏散人口是上面定的政策!”娇鹏惊呆了,国家干部怎么这样凶?龚科长最后威胁说:“你再这样对抗组织下去,你男人的抚恤金、丧葬费是不会给你了。”吓得娇鹏只会蒙脸啜泣。同病房的人刚才也被镇住了,反对国家政策还行?直到护士进病房来禁止他大声喧哗,他们才想起嘴巴长在自己身上,纷纷站出来。洗大姐喉咙顶响,明里劝架,暗里骂龚科长真缺德。见大家为她打抱不平,娇鹏大胆喊着:“祖堃!你都听见了?药厂要赶我们一家五口到乡下去呀!你都听见了?”不久,娇鹏哭昏过去了。

噩耗最先传到河滨大厦,秉逊匆匆来跟外甥诀别,除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伤痛之外,更有说不出的羞辱和惭愧。秉逊对自己充满了鄙视与哀怜,怨自己胆小怕事,甚至连死的勇气也没有。盛森魁、阿淦最先到沪,老丈人没想到女婿为了菩萨郎中的事跟他拌了几句嘴,负气去了管溪镇,再看到已是阴阳永隔了。乡下其他的亲眷眷着接到娇鹏的电报连忙赶出来,见了最后一面。正在这时,祖堃穿着条纹衣裳跌跌撞撞冲进来,跪倒在灵床前额头连连撞着,发出干嚎声。世骧、金粉忙上去劝他拉他,祖堃连连悲号:“阿哥!阿哥!我刚听阎子芬说了就逃出来……还是晚来了啊!……你怎么不见我一面就走了?阿哥!你走了,我做人还有什么意思?我不如跟你一起去,也好陪你啊!”



上海国际珠宝首饰展览会

上海世博展览馆 (上海市国展路1099号)

2013. 5. 10-13

赏珠宝 抽大奖

参观珠宝展, 就有机会赢神秘特等奖、iPad Mini、原装瑞士手表、珍珠项链、金镶玉吊坠等超级大奖。

详情敬请浏览官方网站:
www.chinajewelrystshow.com

凭有效身份证或护照原件实名登记入场
18岁以下恕不接待

请将此广告切下来, 到现场换取抽奖卡片, 凭此广告, 还可领取精美礼物一份, 数量有限, 每人限领一份
礼品价值不超过5000元

主办单位:
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
国土资源部珠宝玉石首饰管理中心